

随笔

窗外的鸟

许锋

能听见鸟叫的房子,应该算是好房子。我说的鸟,不是笼子里的鸟,是自然的鸟,自由的鸟,没有归属某人的鸟。

自然,那房子也不在乡下。在乡下听到鸟叫是不稀奇的。

城里的房子是不大容易听到鸟叫的。若房子很高,甚至入了云,鸟就不去。鸟好不容易飞上去,累了时却没法地方休息。若属于小高层,楼群分布稍稀疏一些,最是鸟愿意去的地方,但那样的房子越来越稀少了。别墅群里自然是听不到鸟叫的,鸟们叽叽喳喳地叫着,从这个枝头飞到那个枝头,从这家的院子飞到那家的院子,快活得很。只是,城里住得起别墅的还是很少。那样的景观也只有很少的人能够看得见。想必时间一久,那些鸟儿,也会寂寞的。

我却惊讶地发现,有鸟在我的房子里搭窝了。那一天推开阳台的落地玻璃门时,看见地上零零散散地飘落着树叶、树枝一样的纤维,还有很多枚干草,像农家小院里堆放粮食的角落似的。正纳闷间,有鸟儿扑棱棱地从阳台最上角的塑料水管与墙壁的空隙里飞

了出来。那个空隙其实很大,我早就注意到了那个地方,估计能钻进一个小拳头。我的整个手掌若不攥成一团,也估计能伸进去。

鸟在那里做窝了?我初始不信,但鸟若只是偶尔飞来落个脚,为什么会散落那么多搭窝用的“木料”?若真搭窝了,就是安家了,安家就有小宝宝出生了——这么一想,我就非常兴奋,也十分担忧起来。

这房子我不常住。原打算常住,但跑了一段时间,发觉不现实,实在跑不起,太远了。那么远的路,跑过来只为睡一觉,天不亮起身再跑——听说北京和有的大城市,很多的白领两头不见天日,终日里如地老鼠似的在地下穿梭,那个苦,我是受不住的。选择就是——假日里才回去。

房子本是我的窝儿,却无意成了小鸟的天堂。

我是一个喜欢鸟的人。听鸟叫谁会当成噪音?谁会烦恼地冲鸟们跺脚?谁会给鸟们下毒手?

那只鸟很鬼灵的。它原以为这是一座空房子,没人来,可放心地给孩子

搭窝儿。突然发现房子的主人归来时,窝儿已搭好了,孩子是不是已出生都很难说,此种情形下,鸟也没别的选择,不像人,搬家的话,有手有脚,还可以电话叫搬家公司来。鸟只有翅膀,如何能把孩子一起带走?这使我很不安。

可以肯定,就是麻雀,很普通的鸟。但在城市的楼群中,也越来越稀罕了。

可惜,两三天后,鸟不见了。鸟的叫声也不见了。小米也孤零零地散在那里,几乎被风吹落了。又下了几场雨,很大的雨,像要把天翻过来似的,吓坏了鸟。

自此,鸟再也没出现过。不知道她们去了哪里。我也在想,等我们走后,小鸟是不是还会回来?小鸟和人一样,不轻易安家,安下就念想得不成。

归来吧,小鸟。

散文诗

十月流火

妖妖

燃烧着秋的梦。你不在倾诉生命即将完结的过程,最后一刻做此精彩的演说,绝意的归途那样悲壮,伴着灼痛与快意。季节的缠绵不属于你。那种爽,才是你的个性。无法挽留,你匆匆的脚步。冲腾不熄的气势,立于绵绵的流河,火色的,燃不尽的生命,也是一个过程。期待一个怎样的结局已经失去任何意义。坚持自己,不做流寇,欣赏这种过往的美景。重视现存,正在于此的狂诞之舞。流火的金秋……



山水(国画)

姜胜洪

郑州地理

汝河路

朱永忠

位于城区南部,1985年开始修建,东起二七区的交通路,西至中原区的西环路,全长约5000米,宽10米,柏油路面,以汝河命名。该路与兴华街、嵩山路、工人路、文化宫路、桐柏路、伏牛路、秦岭路、华山路相交会。两侧多为居民区。汝河路两侧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属城乡接合部。改革开放以后,城市迅速向外扩张。1983年起,市政府为解决旧城改造、居民

乡政府交叉管理。辖区略呈长方形,面积约2平方公里,辖12个社区居民委员会。进入2000年之后,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该路两侧的东耿河、西耿河、小岗刘、黄家门、李江沟城中村及空地迅速被建设成为高楼大厦,竞相争辉,新楼的居民区住宅楼鳞次栉比,道路宽敞整洁,行道绿树成荫,商业店铺牌匾整齐划一,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车辆川流不息,人流如潮,已发展成为新兴繁荣的城区。两侧有世纪华联大型超市,还有河南电力医院、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水粉女人,其实也可以叫胭脂女人。但我偏爱水粉,不喜欢胭脂,总觉得水粉是锦上添花,风情万种,胭脂却喧宾夺主,恶俗不堪,再说现在用胭脂的人也不多了。

所谓胭脂,实际上是一种名叫红蓝的花朵,它的花瓣中含有红、黄两种色素,花开时被整朵摘下,然后放在石钵中反复杵槌,淘去黄汁,即成鲜艳的红色染料。女人妆面的胭脂有两种,一种是用丝绵蘸红蓝花汁制成,名为绵燕支;另一种是加工成小而薄的花片,名叫金花燕支。这两种燕支,都可经过阴干处理,成为一种稠润滑的脂膏,所以俗语里燕支被称为“胭脂”。除红蓝外,制作胭脂的原料,还有重楼、石榴、山花以及苏方木等。

胭脂的红,色泽华贵。但女人不需要华贵,她们只追求华丽。套一句雪莱的话,既然已经华丽了,那华贵还会远么?

胭脂抹在脸上,还透着喜气,但女人也不需要喜气,女人只喜欢朝气。一个有朝气的女人,再施点水粉,那简直可以让水做的身子和粉做的脸蛋美到极致。几缕清香,一张粉面,勾魂摄魄呵,我想千百年来,没有一个男人不为

散文

朝气优雅华丽与女人

胡竹峰

之动心。英雄难过美人关,何况非英雄的男人。我偏不说风流,“风流”这个词能让你这帮小资想入非非。

我认为,一个懂得水粉的女人,再不济,也是半美人。这么说吧,论姿色,她们不如西施、昭君、貂蝉、杨玉环,但说到对美的境界与趣味,应该和红拂、薛涛、柳如是、顾太清不相伯仲。

水粉女人优雅,在家空气清爽,出门世界亮堂。她们是城市的鲜花,羞涩地开放,调和着单调乏味的世界。她们是春天的风,夏天的荷,秋天的叶,冬天的雪。像雨后的水泡,漂浮在大街小巷,让人见了,魂守不住舍。

我见过水粉女人的。雨天,在江南小巷,迎面走来一位撑着碎花布伞的姑娘。碎花上衣,轻盈的绸料裙子,一张娇好的脸。与她擦身而过的瞬间,传来淡淡的香水味,薄薄的脂粉气。她走在烟雨中,冷冷清清的小巷洋溢出一片温

馨,雨丝也变得缠绵。我说水粉女人像一杯好茶,喝好茶是需要运气与缘分,我辈泥做的男人,偶尔能看见两个水粉女人,也算件福事。水粉女人是一本厚厚的画册,或者

们期待是,早日打败日本鬼子,可以早点回家种田;内战时,则时时环顾左右,坐着友军被歼。中国人自己打自己,官兵们不希望打这一仗,不理解为何要打这一仗,近在眼前的和平生活已经遥不可及,厌战心里于是成为瓦解武器,并且无比强大。以一名国军亲历者角度对两场战争进行的反思,是本书最为独到的史观。或许这本书真的就成为绝唱,为了那一辈行将消逝的背影,假如不能采访到更多的黄耀武,那就从这本书着眼,探寻历史深处的真相。

新书

《1944-1948我的战争》

邓楠

关于印缅作战的著述很多,但是更多的是二手加工产品,这些作品无论影响力有多大,在可信度上都是要打折扣的。以亲历的身份,翔实记录那场现在舆论界忽然热得烫手的战争的作品,本书或者就是唯一的。可以把这本书看作一部战争反思作品,抗战时,上下官兵踊跃向前,捞不到杀敌的机会,往往心生怨言,官兵

迎玺又将新作问世。我钦佩不已。细细读过后,更为吃惊,就觉得有话要说,不吐不快!那就先说说他收在此书中的两部小说。

《烟色》的价值在于通过一个爱情故事叙述让我们思考社会权力如何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问题,思考造成悲剧人生的社会根源,以及人类本身的痼疾。这种宽阔的“人类性”——对人类命运的忠诚关注和深切同情,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诠释,是很令人深省。可以说,二十年后,魏岸与连姊那一泻千里淋漓尽致的爱,正是对当初失去爱的权利进行的疯狂报复。但是,尽管他们二十年后终于找到了对方,但婚姻的羁

诗坛漫步

水色禅意

读董迎玺新作《水色》

孙方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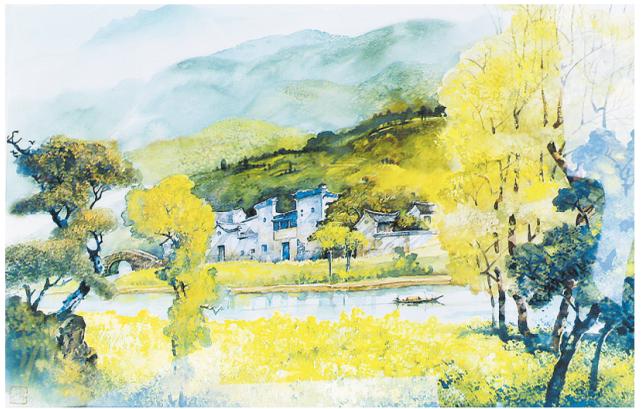
绊又成了他们道德的枷锁,那种含泪含恨的爱只能瞬间即逝,让他们重新陷入另一种人生“杯具”。

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这部书的压卷之作《水色》。因为《水色》基本上打破了传统小说对时间顺序的限制,割断了逻辑衔接的故事情节,在空间处理上给人的感觉已具有现代小说的意味。现实、梦境、想象、幻觉、潜意识交错呈现,文字组合的画面穿插在文体中,回

忆的更迭,视角的转换,时间的跳跃,皆具备了现代小说的元素,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它是写实的,又是浪漫的;它是真实的,又是奇幻的;它是粗犷的,又是细腻的;它是叙事的,又是抒情的;它是感性的,又是思辨的。因为作者对各种手法的自如驾驭,表达放放自如,就使它驳杂多样,丰沛而生动,使其有了应有的承担。文中对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大胆描写,如梦如幻,生生死死,感人至深。“爱,因为天生,恨,缘于人为。爱恨交织,血肉相连。”直至幡然醒悟时,已是人鬼两界。

王安忆认为,“写爱情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写得不好就变成了风花雪月,因为爱情这样的东西特别容易有假象,罗曼蒂克的假象,会失去生活的质感。”一个作家,他可以写出轻盈的爱情或情感,可以写出结实的情感和情感,甚至不惜以此表现生命的残酷和至痛。我认为,《水色》已达到了后者。说了对小说的见解,再说说散文。

《走过丁香花般的南浔》是一篇纯粹意义上的游记,写得浓缩、空灵,语言或如排沙拣金,处处见宝;或烂若披锦,无处不珍。我2003年去杭州开笔会时,也曾应邀东道主之邀游过南浔,现在读了迎玺写的这篇游记,大有故地重游的感慨。“南浔的小桥久远,就连桥下流水都显得格外厚重深邃。似乎经过了千百



春到山乡(水彩画)

朱湖

杜度没有说这次攻击遵化的明军有多少。既然是从北京来的,肯定是来者不善。皇太极担心遵化失守,决定亲自带兵支援遵化,阻止这股明军。

皇太极赶到遵化后发现,从北京来的明军,共8营,驻扎遵化城下,营外都竖着栅栏。

八旗军人关以后,已经拥有了缴获的、投降明军带来的大炮,并组成自己的炮队。皇太极命令炮队向明军营中开炮,他骑马跑到附近的南岗上,居高观察明营的情况。

这股明军的主帅是谁?是明政府的兵部侍郎刘之纶。

这不是明政府的正规军,而是刘之纶私募的杂牌军。

皇太极率兵包围北京,袁崇焕下狱,满桂、孙祖寿战死,八旗军在京东肆意占领明政府的领土。整个大明圈子里,人人畏战,害怕崇桢把自己派到前线,充当明政府的炮灰。

这时,一心想报崇桢赏识之恩的刘之纶,主动请缨。

可是,他既不是东林党圈子人,也不是阉党圈子人,乃是崇桢一时心血来潮,从基层上来的乡巴佬。崇桢虽然送给他一个有职无权的兵部右侍郎,送完之后,再也没提这个人,这件事。

崇桢送官,就像送帽子一样容易。大明圈子里的人,对此心知肚明。

在明政府圈子里,每个人对抗满话题,都是忌讳莫深。只要崇桢不提,两个圈子里的人,谁都不愿意提。大家盼着,皇太极折腾够了,抢足了,就会回到沈阳去,他们便可以继续过他们花天酒地的日子。

八旗军从北京撤走,让崇桢松了一口气。他现在考虑最多的,不是满洲人,而是狱中的袁崇焕,还有东林党圈子里支持袁崇焕的人。

崇桢身边阉党圈子里的人,更不会考虑皇太极。他们一致在琢磨,如何把朝中掌权的东林党人赶尽杀绝,由阉党圈子里的人取而代之。

刘之纶提出,要出兵解救敌占区的老百姓,是重要的事。但是,对崇桢、阉党圈子里的人来说,那是重要但不需要的事。

作为明政府的老大,崇桢对刘之纶的建议,口头表示支持。

抗满,得势的阉党圈子里的人,他们不提,也不想让别人提。他们拿后金兵没办法,也不想让别人有想法。

刘之纶前去支援永平,自然需要军队。作为兵部侍郎,他要求兵部给他派点京兵,兵部找借口说北京更需要军队,不能给他派人。他又要求兵部给他派川兵,兵部说四川地区农民叛乱,也来不了。

一心想做出成绩的刘之纶,作为大明圈子里的新人,根本不了解领导和同事的意图。在政府不支持的情况下,他居然想出自己招募军队的办法。不过,这也是一个办法,因为战争、灾荒的原因,要饭的,逃难的,军队被打烂的,北京城里有很多。

当兵,管吃住,对于一顿饭发愁的人,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参军,有50%的概率会战死,不参军,100%会饿死。

刘之纶很轻松地招募到1万多人。有带兵经验的,封为副将;有打仗经验的,封为游击和都司,共16人。他把这1万多人,编成8个营。由于立功心切,刘之纶率领这支未经训练过的杂牌部队,冒着雨雪,誓师东征。

部队来到通州,刘之纶请求通州守将开城门,让他的部队进城休息。通州守将根本不给刘之纶面子,不许他的军队入城。

在一个圈子里,大家都不想干的事,一个人冒出来,非得去干,是绝对违反圈子潜规则的。别说得得到圈子里人支持,他们不拆台不使绊子,就已经不错了。

刘之纶,不属于任何圈子,自然不懂圈子里的潜规则,吃苦受罪倒霉,是正常的。

这时,天气进一步恶化,先下大雨,后下大雪,异常的寒冷。刘之纶的士兵,进不了通州城,只好到城外外的古庙里躲避风雪,生火取暖。

别看没人支持刘之纶东征,但是,刘之纶带着他私募的军队上路,关注他的人就多了。没人说通州守将不配合的事,绝对有人关注刘之纶的军队夜宿古庙的事。这事很快就被捕到崇桢那里,被说成刘之纶贪生怕死,逗留不前。

崇桢很生气,命令刘之纶继续前进,不得逗留。

刘之纶不敢怠慢,带着人马赶到蓟州城下扎营。他得知,驻守遵化的后金兵和明伪军,号称有10万众,就算打个三折,也有三万训练有素的正规部队,而他只有一万多刚刚拼凑而成、未经训练的杂牌部队,根本不是对手。

连载

蔡德贵:还有胡二疙瘩,用再细说吗?您见过他吗?季羨林:不是见过他,我在六岁以前,天天见面。因为他住的离我离得很近,他跟我父亲的关系很好。我感到那个人,是中国的侠,就是侠义的侠,不是坏人,仗义疏财。

蔡德贵:他跟您家有什么来往?季羨林:他跟您父亲很好。

蔡德贵:这个人的长相能够形容一下吗?季羨林:(先生以为问丁玲,谈到了丁玲)长相,没法评论,最多60分。中人以下,中等个,不黑,很容易想起模样。身体胖胖,那一类人。她这个怎么说呢?我对她当时也并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我一个学生么。反正他那个丈夫教书,胡也频。她来了么,那时候名声很大。反正是妇女所有的特点,就是美,她可以说说不沾边。美,谈不着。人看到她,绝对不会想到妇女的美,没有这个。

蔡德贵:是否风骚或者风流?季羨林:风流不风流,也不知道。反正她就是,当时我写的,原来以为是《母亲》,现在知道是《夜会》,她跟那个沈从文啊,大概年轻时候有一段恋爱史,在西山(我们那时把西山叫西山)好像同居过,没有履行结婚手续。我当时对沈从文很崇拜,崇拜的原因,就是我有个想法,就是一个作家,他每个人要有作家的风格,一般作家呢,没有风格。沈从文的风格呢,比较突出,他的文章,大概给我拿一篇,念了三四行,我就知道是沈从文的,当时这样子,《文学季刊》的《夜会》书评,当时我为什么感到遗憾呢?就是沈从文来说话了。他们两个的关系,我那时候也不清楚。所以我当时主要是对沈从文,觉得中国作家啊,有个性的,沈从文是其中之一。

蔡德贵:您是不是读过他的很多作品?季羨林:他出版的著作,我都读过。当时《文学季刊》出了点问题以后,郑振铎,他不是主编吗?巴金、郑振铎,靳以,郑振铎告诉我,郑振铎那个人,是山东及时雨那种人,河北玉麒麟那种人物。他给我这一讲,我心里,我本来用不着有什么感受,因为什么呢,你写文章评论一个人,人家那个人有什么反应,管他什么反应,他不到法庭告我,我就可以泰然处之了。后来,我一听说是沈从文有了意见了,我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相当长的(一封信),我的意思就

是被称为亚圣的。

季羨林:孟子的亚圣是因为指从孔子之后,离孔子最近的思想家。孟子在学术上没有什么发展。孟子文章写得好。

蔡德贵:那您对王守仁怎么评价呢?季羨林:王守仁好像与正宗理学不一样,有点离经叛道的味道。王守仁,反正过去搞八股文,以王守仁为主,离开孔子没有八股文,王守仁应该是一个思想家,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孟子啊,没有什么发展,一个仁义,就是仁义而已矣,就是仁义。

蔡德贵:您对北宋张载很重视呵。您写过文章,称赞他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

季羨林:张载这个人是个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万世开太平,这个气魄多大啊!我就主张这个天人合一。



季羨林口述 蔡德贵整理 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季羨林